

春风醉

昨夜一场送别的雪
让冬的离去有了颜面
春,再一次在枯木上醒来
回暖的细节,无处不在

关不住的春意,倏然而至
群山在料峭中泛绿
蹀躞在池水里嬉逐
垂柳的嫩芽,揣着满腹偈语,空中荡漾
玉兰已等不及绿叶陪伴
一瓣心香在枝头上摇曳

草木清新,簪花清新
攒动的心思更加清新
一个季节,没有完全一样的花叶
但它们拥有一个相同的遇见
仿佛是一群兄弟或者依恋的人
浅醉在春风吹绿的杯盏里
一起相守到彼此枯萎

梅之惑

听一枝,日渐枯瘦的梅
坚持到底的爱情
旷野寒风正急,残雪收紧韵脚

冷艳成了孤傲之地凄美故事
偷走的影子,一直被岁月通辑

雁过无痕,星月无痕
谁的暗香装典一帘幽梦
雪悄悄掩盖有迹可循的脚步声
又一次在梅悸动的心思上
渗出蹇涩的血渍

固守岁末,把心放宽到春上
粗粝的日子折磨可以依靠的时光
在衰草锈色回廊等候敞亮
一年复一年祈祷的钟鸣
散落并笼罩着休眠的花语

春水谣

听见小兽在雨棚上疾走脚步声
春雷就由远而近滚滚而来
闪电瞬间照亮墙角攀爬的藤蔓
一只看不出悲喜的蝴蝶
在我窗前左顾右盼

雨洗过的鸟鸣在黎明更加清脆
那棵在自己体香里孤芳自赏的樟树
在惊蛰卸下旧年的枯叶
芦苇荡里搁浅的舟楫,沉默已久

大家跳土坎,笔掉了,有同学捡到了,不好意思拿出来,生怕别人说占小便宜。这样啊,等会都出去排队,每个同学都回座位上看看书包,有金笔的话就拿着,把手从纸盒的洞里伸进去,过三秒钟再把手拿出来,一次进去一个同学,完了再换一个进去,没有捡到笔的同学也要这样做,老师不看大家,我就在门外站着,明白了吗?李老师讲了两遍,又走到我的身边做示范,检查书包,走到纸盒旁做示范伸手进出。

我心说,讲假话,有用吗?我明明把笔放书里夹着,跳坎的时候,并没带在身上,刚才也和您说了呀,您为啥还这样讲?我急得抓耳挠腮,李老师看见了,轻咳一声到门前吐痰,我见她并没吐出痰,却顺势挨到我的身后,面向后排,一只手从背后摸着我的头,按了按,我静默下来。

同学们走过一遍之后,惊喜出现了,金笔闪着光芒,完好无损出现在纸盒里。李老师说,谢谢这个同学,他是好学生,觉得这笔太好了,也想写钢笔字,也许他想写一整天,明天就还人家,但董本良同学的父亲是会计,要给生产队记账,等不及的。好好学习吧,莫说是金笔,书念好了,金房子都会有的!

放学了,李老师大我三岁的儿子小军,邀我到教室后的矮山上采蘑菇,说,不要采那

1970年代,我在队办小学上学。父亲是生产队会计,我上学时趁他上茅坑,偷拿了他记账的“英雄”牌金笔。所谓金笔,非金制,而是笔头有金属的材质,笔身如墨,上下端有金属圆环,笔帽有金属夹,夹在上衣口袋上,光照惹眼。那天阳光明媚,小鸟也在歌唱,我别着金笔挺胸阔步到了学校,站队做操时总是禁不住摸一下又摸一下胸前的口袋,神气非凡。

我们的教室,大孩子说是“坏分子”老刘的染坊改的,没有任何设施供孩子们课间玩耍。教室的边缘有个两米高的土坎,下课了,大孩子争先恐后往下跳,比试谁跳得远。我忍不住也跳,摔了两跤后,也能从容站稳,跳得更欢。一截马口铁敲响上课钟的时候,我发现笔不见了,恍如天塌,想起父亲揍人的鞭子,鼻涕眼泪更是忍不住。

老师姓李,听了原由,觉得事情重大,没有上课,分别找大孩子问,半节课过去,毫无头绪。李老师一头汗,看同学交头接耳,闹哄哄的,她一反常态,教鞭在讲台上敲得啪啪响。李老师的丈夫是外校的校长,姓胡,消息灵通的大孩子说,他戴了“高帽子”闲在家里。胡校长听到喧闹,点头示意,李老师出去了。

一会儿,李老师拿一端有个大洞的纸盒放在讲台上,说,刚才下课,董本良同学和

帆影如梦,不知何时吹响优雅
的哨音

野蔷薇

矜持的秉性,略带野味
任花期,肆无忌惮地开着
用体香迷住自己
也迷住花间过往的人

绿色叶蔓,像那么多爱慕的手
承蒙阳光雨露恩泽
平仄花朵,点亮季节繁华
以示藩篱的虚无

把锋芒藏匿在心思背后
刺痛恬淡生活剩余的部分
我看了被蛰的,渗血的指尖
想起殷红窈窕中,走丢的小妹

望春分

樵木随性情抽出了红缨
点地梅肆意喧嚣着山野
嫩黄的藤蔓沿墙垛吐出信子
写意,一个无处不在的春色

桃花灼灼,让人怦然心动
梨花带雨,让人珍爱怜惜

燕雀啁啾,渗润暖雨晴风
蜂蝶飞舞,掩映青烟绿雾

芳草萋萋,花香十里
冬眠的爱情也会和万物一起
复苏吗
一次次与春天握手言欢
等一个人还是一个隽永的故事

长寿花

含苞待宠,晚于他年
二月,花团锦簇
消遣着城市仅有的耐心

月光窗前漫漶
风捎来命运变数
图谋不轨长寿的秘诀

绽放部分心境
无须打听人类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句问候,沿屋檐雨滴
消声匿迹

仰望天空,寻找雷的身影
初始的梦遗落在此
唯美花语不慎凋零
谁又能让自我的内心,噙泪
达成和解

鲜艳的蘑菇,有毒,采菇伞下有齿的,还说是妈妈教的。我俩还没有采几个,就听见学校里闹起来,远远听到范队长的喇叭喉咙在喊:姓李的,出来,说我娃偷东西,咱贫下中农,不是好欺负的!

我们跑下山,偷偷躲在后窗看。范队长吼:那小崽,是不是拿公家的东西来学校用,你为什么不报告,觉悟这样低?

李老师张张嘴,没有出声,她的脸先是通红,又变了白,仍然无语,拿手绢擦眼鼻。小军看见,扔下筐,往前面跑,我知道,小军是看到妈妈气哭了要去帮腔,我拉住他,说,我妈妈讲,队长是“朱砂痣”!把老刘戴高帽批斗,老刘跪慢了点,他一脚踢倒老刘,他儿子跟着也踢,可不是“小姘子”?我妈妈讲莫惹他——今天,也没有谁惹他呀!小军露出害怕,他见过父亲“戴高帽”。

小军爸胡校长匆匆回来了,放下种菜的锄头,说,范队长来了,有失远迎,你抽烟。胡校长急急摸烟让烟,范队长手指夹住,胡校长赶忙擦火柴帮着点了。范队长喘着粗气把烟吐成一条线,一屁股坐在课桌上,翘起二郎腿晃,课桌咿咿呀呀响,立即又被他喇叭嗓盖了。胡校长听明白了,挠挠花白头发说,这不怪老李,

是我忘记告诉她了,就是教学生做个变魔术的游戏,我做给你看。瞬间,胡校长从房里拿出和我父亲一模一样的金笔,他对队长说,你看,我事先拿在手上,偷偷放进盒子里,再打开,怎么都会有笔。董本良同学带公家笔来变魔术,也是给大家看,笔还是公家的呀!范队长说,原来是做游戏,变魔术,我那该死的娃,话都讲不清,那就算了。不过要是污蔑贫下中农私拿公物,我都要开批斗会的,你们要听好了啊!范队长放下二郎腿,咚咚响着脚步,走了。

范队长走远,我看见李老师偷偷打了胡校长一拳,胡校长没生气,却笑了,李老师也抿嘴笑出了声。

我对小军说,变魔术原来是作假啊!你爸变的金笔能用吗?小军说,你傻呀!你的笔是公家的,我爸也只有一支啊!



月光城 诗歌

与春天握手言欢（组诗）

包明强



月光城 小小说

作假

董本良

